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对中国读书人来说不是陌生人。如今陌生作家越来越少了,这得益于现代出版、现代视野、网络和电影的传播。而以前诺奖的主要社会功能是给读书人开眼。

拉斯洛 1985 年的小说《撒旦探戈》1994 年被拍成了 439 分钟的黑白电影。苏珊·桑塔格说电影的每一分钟都“引人入胜”,她每年“都重看一遍”。不瞒您说,我就是左边看着这部电影一边在写这篇文章。绝对应景。拉斯洛与《撒旦探戈》的导演一起编剧的黑白电影《都灵之马》,想必不少影迷都看过,电影中那种寂静而且荒凉的沉默氛围让人几乎窒息。

在这个世界上,好作家很多。没得诺奖的好作家恐怕比得诺奖的好作家多得多。如果只以一个奖衡量一个作家肯定挺外行的,但是也绝不能否认,每一次颁奖都给一位获奖作家一次推广书和被阅读的机会。但是转年过去,恐怕就被很多人淡忘了。去年的韩江、前年的约翰·福瑟、2022 年的安妮·埃尔诺,2021 年的阿卜杜勒,再往前的路易斯·格烈克……我本人也是如此,某人得奖了,我也会找来得奖者的书翻一翻。拉斯洛曾经说过“几乎所有的奖都是艺术最危险的敌人”,“诺贝尔奖尤其是一种摧残”。我相信得奖之后他是不会改口的。

不过,真正的读书人都了然,知道不知道作家的名字不重要,知道不知道作家本身的这个和那个也不重要,读他们的书才重要。

我不太清楚小说翻译的整体状况。我只知道拉斯洛是用母语写小说。这些小说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时候究竟丢失了多少东西,我是不知道的。尤其是匈牙利语,对我来说就是天书一般的存在。

我大约知道诗被翻译成外文之后,与原作的关系是比较疏远的。主要因为诗是一种以语言为核心的艺术形式。而语言形式在大多数语言之间几乎没有对等的。小说可能与诗不一样,它的语言形式在翻译之后保存下来的比较多,比如情节和细节。即便如此,拉斯洛本人

对他的小说翻译也是很谨慎的。

我相信拉斯洛的叙事语气,从我听不明白但是能感受到的匈牙利语电影台词之中,从翻译成中文的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出发的时候,天色仍很黑暗,尽管我们心里非常清楚,这种愚蠢的乐观情绪早已没有了任何的意义,想来现在到底是白天还是黑夜,其实根本无所谓,但我们还是更愿意相信,今天也会跟往日的任何一天一样黎明破晓,旭日东升,阳光普照,光线会照射到地球上。”(拉斯洛《最后一条船》,余泽民译)我只能而且必须相信译文。如果是英文我肯定就去对照着看了。这种语言局限意味着选择局限。

而小说往往需要谈人物谈历史谈社会等等。大多数人就是这么谈的。而喜欢谈语言只是我的一种个人嗜好。不合时宜。看了一家我喜欢的中文报纸对拉斯洛的访谈,我感觉他是一个比较直率的人,几乎有什么说什么,比如关于“忘记”的言论,让我心有戚焉。作家的使命之一就是不仅仅是把这些东西记下来,还必须让人们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把自己遗忘在自己心灵仓库深处蒙满灰尘的重要物件想起来。

东欧文学可能更容易得到中国读书人的理解,包括匈牙利以及及匈牙利关联的社会记忆与历史记忆。这里的启示就是说,我们也有我们必须写的东西。“这一天也跟平日一样在并不宁静的协调的平和中开始,而这种平和是每个人都听命于自我意识最深层的明确指令,要知道安全是服从纪律的硕果,就如需要与奖赏,是一种赢得的、被授予的宽容的脆弱状态。”(拉斯洛《茹兹的陷阱》,余泽民译)这些文字是拉斯洛写的。我不是借机批评谁,只不过是提醒自己对于文学使命的理解与坚持并不过时。

说实话,我至今也记不住拉斯洛名字的前半截或者后半截,匈牙利语音对我来说太陌生了。但是我理解一个人的独处,“或许现在,在他深层的自我意识里一切都已然不复存在,只有体内血液的涌流,只有器官平静地运转,因为惊恐的神秘核心撤退到这地狱般的黑暗之中,撤退到禁止想象力存在的地带,之后,人们要从那里一次又一次地突围出来。”(拉斯洛《撒旦探戈》,余泽民译)。是的,人在最后的时刻只能自己一个人面对黑暗。

如果您想感谢拉斯洛,我想同时也应该感谢那些译者吧,是他们联合起来让我们开心地读到了这些看起来异域气息浓郁实则却是我们亲爱而陌生的邻居们的灵魂。

我与鸭绿江路

郭 影

今年 5 月 10 日晚上,我和朋友在溧阳路 601 号聚餐。听朋友说,这里以前是九龙宾馆,再之前呢?恍惚中我感觉这地方很熟,是不是叫鸭绿江路呢?脑海里不断翻腾着记忆的碎片。

20 世纪 50 年代,我妈妈在位于武进路 85 号的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现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所在地)工作。1955 年,妈妈怀了我,为了上下班方便,在鸭绿江路与溧阳路交界的地方借了房子。妈妈当时 39 岁,是高龄孕妇;又刚生了场大病,身体非常弱。妇产科不少医生都感到危险,建议终止妊娠。亏得医术高超的郭守慰医生愿意承担风险,支持我妈妈,我才顺利地降临人世。

我出生后,全家搬到了嘉兴路。我在嘉兴路生活了 30 年,把嘉兴路、哈尔滨路、武进路、海伦路、溧阳路、山阴路、欧阳路串成了一条人生的成长线。许多年后我才知道,虹口曾经商贾文人云集。

1979 年,在我妈妈的支持下,我放弃了工厂的饭碗,考进复旦大学。1985 年底全家搬迁去了新居。

妈妈后来告诉我,她怀孕时租借的那间房子沿马路二楼底下是一家烟纸店。1985 年时,这条马路还在,这家烟纸店还在。

第二天,我突发奇想打开电脑询问 AI,没有得到准确回复。于是,我去找大学校友寻找当年线索。我们班同学有 6 名来自虹口区,查了老户籍档案后,得知我出生前家来借住的房子是鸭绿江路 141 号。校友还给我提供了当年的老上海地图,在地图上我终于找到了鸭绿江路,是连接周家嘴路和海宁路的一条不长的马路,与溧阳路交界,边上还有座鸭绿江路桥。不过,这一切到 20 世纪 90 年代就消失了:马路拓宽成周家嘴路,那座桥的名字也改了,只有从这里流过的虹口港汊泾浦还在,日复一日潮汐流转。巧的是,当年的鸭绿江路 141 号,我的出生地,就是今年 5 月我和朋友聚会的地方,真是不可思议!

沧海桑田,40 年来上海发展真快。我曾经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工厂都随着城市改造、道路拓宽和人口变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广厦、文化地标……难以忘怀的是城市更新中许多风土人情和文化的传承,那里有许多我们珍贵的记忆。

黄土高原白杨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之特点,因茅盾的散文名篇《白杨礼赞》给人们留下深刻记忆。当年在西北,我曾多次伫立于白杨树下久久凝视,赞赏白杨那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的气节。

有此感觉的并非我一人。沪上画家丁设早年的油画作品《白杨》,就是通过具象的笔触,让“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的白杨焕发出新的视觉张力。令人惊奇的是,整幅画作中并未刻画其“参天耸立”的伟岸,甚至根本就没有触及树干,而是撷取了树冠部分,以浓烈的墨绿线条勾勒枝叶,如铁铸一般向上奔突,再辅以金黄色斑影,让阳光下的白杨在风中迸发出灼热的生命光华,枝叶交错间仿佛涌动着无声的呐喊,画面充满动感与力量感。那不是静止的挺拔,而是挣扎中的昂首,是沙尘暴里不灭的倔强。

这枝叶的奔突,恰如生命在逆境中的突围,每一道笔触都像在挣脱无形的束缚。丁设以冷峻而炽烈的色彩语言,将白杨从自然物象升华为精神图腾,使其不再是风中的静物,而是与狂风搏斗的战士。画中那



我生活的黄岩,曾经有着江南小城典型的特征,小桥流水,里弄家门,尤其是“三十六街七十二巷”,纵横交错,相互连接又独立伸延,只要你有方向感,任何一条街路都能通往老城里想要去的地方。

小时候我家就在七十二巷之中的花园巷与斗鸡巷交界处。一个小小的院落,房前屋后是橘树和棕榈树、桂花树,一年四季总有花草草茂盛地生长。我们从楼上往下看也会在附近一些低矮老屋的房顶上发现另外一些植物,它们在排



天心月圆 (书法) 邓 名

篱边,菊瓣纷披,正重阳。遂念及 900 余年前的一个重阳节:秋山,此刻浓绿依旧,阳光大好,他呼朋唤友,童子提风炉,背酒坛,炭火也准备得足足的,一帮人有说有笑。山中,鸟雀啁啾,山泉哗然。路遇一丛菊花,他们各自采了一枝插于发间。至林间松下,背倚巨石,就地盘坐,生火煮茶,饮酒赋诗,快意十足。饮到兴头上,他把自己发间插着的那朵菊花取下来,菊瓣置于酒水中,放入壶中煮沸来饮,竟别有一番风味。

没错,这就是重阳日苏轼于山中携友载酒、快哉酩酊的场景。后来,苏轼把这一难忘的时光写成了一首词《定风波·重阳》:“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

苏轼对饮菊花酒颇有心得,除了拆瓣来饮,他还在《酒经》中记载了另一个菊花酒配方:“十月采甘菊花,去蒂,只取花二斤,择净,入醋内搅匀,次早榨,则味香清冽。”

如果说苏轼是宋代的生活家,我所认识的佳朋兄就是现代版的生活创享家。佳朋兄仿照何尊的样子,用紫铜材质,做了一款

不屈的白杨

苏 虹

金黄斑影,不是阳光的恩赐,更像是白杨自身燃烧出的光芒,在苍茫天地间宣告着不屈的存在。那光芒穿透时空,直抵人心深处,令人不禁想起戈壁滩上那些默默坚守的身影。

这幅画作正是孕育于丁设青年时代在黄土高原上的一次真实凝望。彼时,他作为导弹部队的一名文化干事,随部队去西北执行任务。从五颜六色的大上海,到苍凉无比的戈壁滩,视觉上的落差让他感到震撼的同时,也瞬间触动了创作的欲望。

回到上海略局促的画室,他盯着画布,画笔久久悬在空中。聚精凝神间,风沙从眼前掠过,白杨枝干微微震颤却始终挺立,恰如一位边关战士在荒漠中一次次跌倒又站起的倔强身影。那不是僵直的直立,而是历经挫折仍不弯曲的生命姿态。就是在这刻,西北黄土高坡上白杨不屈的身姿,瞬间掠过心头。

他猛然落笔,墨绿如铁线般疾速延展,金黄随即迸裂于缝隙之间,

仿佛整幅画布在风沙中呼啸震动。枝叶不再只是枝叶,而是无数向上挣扎的手臂,撕开苍穹的沉默。那一瞬间,画布上的白杨不再是树,而是灵魂的具象——每一条扭曲的线条都铭刻着忍耐与反抗的印记。在画作完成的刹那,白杨深处的灵魂随之显现在画布——真正的不屈,并非毫无伤痕地挺立,而是在风暴中一次次断裂又重生,仍不忘指向天空。

《白杨》是丁设三十多年前的作品。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实验抽象绘画语言,到如今成为中国当代前瞻性绘画艺术家,丁设用三十余年的积累,向世界展现抽象绘画在东方文化语境中的空间。他将东方书写线条与西方抽象表现的张力融合,创造出独特的“铁线撕裂”式笔法,在层层叠加的墨色中嵌入金属般的光泽,使画面既具有碑刻的凝重,又涌动着生命的热流。

丁设的画笔始终在寻找一种精神的力量,而非形式的繁复。如果说,画作是画家表现内心的载体,那么《白杨》便是他灵魂深处一次次风暴的凝结。尽管时光流转,画风在一次次的嬗变中得以成长、成熟,但最初那股从荒原深处升腾的力量,却始终未曾消散。

屋檐上的瓦松

沈 琳

上,瓦松的叶片闪烁着灰绿色的光芒。夏日,瓦松会绽放出小小的花朵,纯净的色彩和淡雅的芬芳,为古老的瓦房增添了一抹生机与美丽。

瓦松的名字里有“松”,可它的形状与松树完全不搭界。它的小茎纤细而坚韧,像一根根倔强的丝线,支撑着那小小的植株,在风中轻轻摇曳。记忆中的小径偶尔有行人匆匆走过,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墙头屋顶上这顽强的生命。它就像是一位孤独的守望者,守望

望着岁月的流逝,守望望着那人遗忘的角落。爷爷是位老中医,身上永远有中草药的味道。他年轻时随长辈从慈溪到黄岩行医,将一个祖传的药店经营成百年老店,满足当地百姓寻医问药。他告诉我,瓦松也是一味珍贵草药,有清热解毒、止血、利湿消肿、凉血泻火等功效。

听说爷爷年轻时得过肺结核,那时无药可

治。他用一些自己配制的中草药调理,每天做自己发明的健身操……我觉得,他就像瓦松,虽不伟岸,却顽强而坚韧地活着。他就是一株移动的中草药,无论走到哪里,都自带清香。

前几年,99 岁的爷爷干干净净无疾而终,没有遭受痛苦,也如他所愿没有“麻烦”别人。突然觉得爷爷就像瓦松一样,是一名沉默的勇士,一生中承受各种考验,不屈不挠,用坚韧对抗着时间的侵蚀。

望江东·赏月

何 积 石

窗外邀来月初上,镜一抹、心明亮。
清风指顾汉唐想,爱与恨、诗何况。
谁家夜色中天望,笔在手、烟云养。
是闻千古梦舒畅,桂香起、蓬壶访。

夜光杯

菊花酒!我脱口而出。这时,佳朋兄盛赞我的舌根敏感,继而给我讲述,他是按照苏轼在《酒经》里关于菊花酒的酿造方法,原原本本地还原的。我赶忙连吃三盅。感觉舌尖上菊如舟,在美酒湖面上,优哉游哉地漂着。

我少年时几乎滴酒不沾,过了四十岁,每逢节假日,会与家人一起饮些酒,每次只是象征性的三两盅,而这次,我却在佳朋兄的工作室里吃醉了酒,只因他在酒酣中增加了菊瓣。

梅兰竹菊,花中四君子也。菊有黄华,灿灿其秋。菊有傲霜之质,有吉祥的寓意。而一年四季之中,唯秋,采谷熟,菊花黄,天清气朗,瓜果丰收,满世界都是甘甜的气息。秋季,可谓“君子之季”。值此君子之季的重阳傍晚,临河一方小院,与好友一起小酌,俨若穿越九百载春秋,与苏子共饮。篱前菊绽,手中酒香菊香充盈,举杯之间,秋光已在腕下流转。

菊花黄时来饮酒

李丹崖

河湾河而设,里面多拳石盆景,院前,两棵石榴树结得郁郁累累,像是涨红了脸膛的醉客。进入室内,一张简约的茶桌,上面摆着顶顶糕、半剥的石榴、一盘柿子,还有别的茶点。落座后,佳朋兄神秘地说,今日重阳,我要酿一款特别的酒给兄弟尝尝。看他一番忙活半小时后,酿酒器掀开,一股熟悉的清香飘然而至,酒体泻入杯盏,清澈透亮,放凉后,我禁不住赶紧品饮一盅,轻柔的酒体在舌尖荡漾,而后,喉头舌根回甘生津,竟然有一股菊香。

十日谈

重阳久久

责编:郭 影

当千年习俗与当代孝道交融,重阳便是那条永不断流的河,载着华夏文明的馨香,奔向更美好的未来。请看明日本栏。